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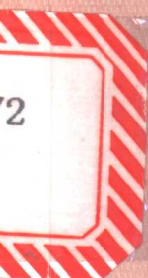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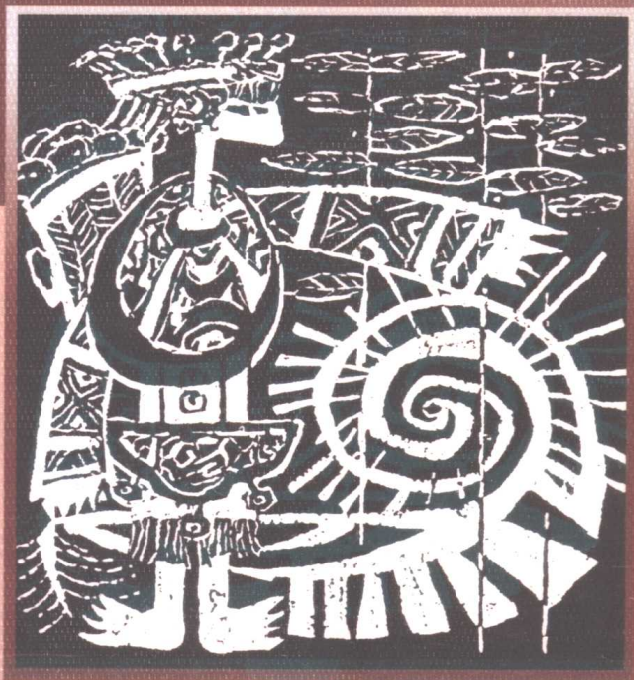
伤心篱笆



潘年英人类学
笔记系列之三



潘年英
著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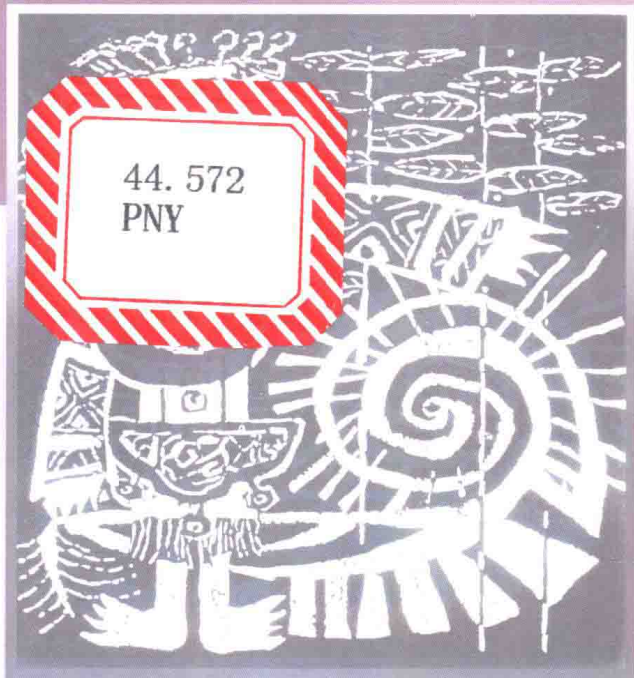
上海文艺出版社

潘年英人类学
笔记系列之三

下 心 篱 笆

潘年英 著

44. 572
PNY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伤心篱笆/潘年英著.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潘年英人类学笔记)

ISBN 7-5321-2173-9

I. 伤… II. 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3667 号

责任编辑:赵南荣

封面设计:丁德武

封面木刻:丁德武

伤 心 篱 笆

潘年英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邮件: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125 插页 2 字数 174,000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500 册

ISBN 7-5321-2173-9/I·1760 定价:15.00 元

自序

徘徊于人类学与文学之间的写作

1995年夏天,贵州省作协为我举行了一次个人作品研讨会。事隔多年,对于那次会上的不同批评意见我大多遗忘或淡漠了,但对法国汉学家安妮·居里安(Annie Curien)的一番评论却记忆犹新。她说:

如果说文学是入学,那么,不奇怪的是一位作家的童年时代最能影响他成人后的思考范围,也更不奇怪的是这位作家在小说中特别探讨人生与生命这样的问题。

看看年龄,潘年英无疑是年轻的作者。他少年时代离今日不算很远,因此,回忆又丰富又新鲜。另外,除了本人的经历之外,他好像也很重视跟孩子

们保持一种密切的关系。在几篇小说中,他多次描写儿童与小姑娘的形象,并经常表示出对孩子不上学的关心。举一个例子:在《乡村女子》(1992年)这篇小说中,几位女孩子与女主人公的形象就很能感动读者。

大人,孩子,故乡,都是潘年英叙述中常见的重要因素。通过小说的写作过程,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即作家是还原童年时代的生活印象呢?还是用当代人的视角来考虑现在的农村情况?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通常,作家们重视自己的童年时代,并用那特殊的背景来写小说的时候,他们往往要加上一点理想的色彩。潘年英正是用少年时代所熟悉的环境作为小说展开的背景,并用今天很尖锐的眼光来分析各种现象和各种过程的。在他不少的小说中,人与人的关系是比较紧张的。在这方面,我想他是故意强调冲突的一面,原因是他对于社会的要求很高,而感情也很敏感,所以他采用了过激的方式,去暴露他注意到的一些问题。

我现在想主要依靠最近发表的一部中篇小说《落日回家》(1995年)来谈一谈我对潘年英写作的某些看法。看这篇小说的时候,我的第一种感觉就是故乡这个概念的重要性。看来,故乡已不再是过去的、主人公小时候离开时的那个故乡了。现在主人公回到故乡老家时,在路上遇见人的时候,他似乎是逐渐再虚构、再模拟故乡的新内容。

这种再创作的感觉——换句话说:过去印象与今日现实之间的距离——我们明显地在主人公通过村庄时那种强烈的陌生感觉经验中能看到——不仅他的外婆已经

不太认识他了(有年龄大的原因),而且故乡盘村的孩子们与他是不熟悉的,他们先认为他是外来的人。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村子里实在有一些外来的人:在村子附近,人们发现了金矿,他们来淘金。

在这篇小说中,我们观察到主人公自己的感情极为复杂且越来越模糊。金矿的发现破坏了村子原有秩序的平衡——人口增多且混杂了,人的观念也在改变:除了主人公的父亲之外,所有的农民都疯狂地不种田了,而去淘金挣钱。这种崇拜金钱的观念,导致了人与人关系的紧张。父亲和儿子有了根本的意见分歧,最后不得不采取分家的方式结束他们之间的矛盾。淘金生活也影响了孩子们的思想和行为,他们的教育受到了最直接的冲击,最后他们索性也不去上学了,而参与村人的淘金热之中。

看一看潘年英小说的叙述过程,我们明显感受到他在批判现实的同时,存在着一种理想主义的倾向,即对传统生活方式的怀念倾向。譬如说,主人公的父亲是最典型的传统力量的代表,作者对他倾注了热情。我估计盘村出现的淘金热可能跟上个世纪美国加州地区淘金的情况相类似,当新的生活方式出现时,旧的生活方式肯定会受到冲击,而作家并不认为这种冲击是应该和必然的。潘年英笔下的现实是混乱的,处处体现出新旧交替的矛盾,而由于观念的混乱,价值体系就无法确立,人们的生活也因此而犹如浮在真空一般失去重心——潘年英就是通过对现实的批判来呼唤和重构一种古朴的传统文明的,他意在强调人应与自然和谐地相处,在他的另一篇小说《岭上飘过云朵》(1995年)中,他也暗示了生态学的

重要性。在《落日回家》中，作家怀着深情描写了主人公与大自然的亲近，而大自然也给主人公带来安慰和欢欣。

我觉得《落日回家》这篇小说是一个文化的比喻和象征，大概也可以说是侗族文化的比喻和象征。潘年英的许多小说，都可以看作是人类学的比喻和象征。

据说安妮是当今法国最好的三位华文翻译家之一。但这篇“发言稿”显然并不流畅。不过她的意思已足够让人清楚了。我觉得她看问题看得很准，很到位，只是限于一种临时的口头表达，许多观点她未及深入展开论证罢了。

安妮的这篇发言经人整理后得以在《贵州日报》和《文学窗》发表，我看后颇为心仪，就像被人摁着了酸痛的地方，又过瘾，又舒服。

在这里，安妮第一次把我的文学创作与人类学联系起来。其实那时安妮对我的作品接触不多，她文中举证的那几篇作品也是当时出于“方便”随意赠她翻阅的，没想到她却很认真，而且抓住了要害。

安妮的批评虽然深得我心，但是，如果真的把我的小说创作看作是一种人类学思想的文学表达，则我自己又有些心虚和可疑了。不错，自我十七岁离开故乡，我便一直在城市里学习人类学知识，并把从事社会人类学研究作为我的职业，但是，我要说，我的所谓的人类学研究与学术界所指称的人类学研究还是大为不同的，真正的人类学研究讲究科学的田野考察，讲究对不同文化作出理论的解释，讲究比较分析，讲究知识的综合，而我的研究既不是对远方文化的迷恋，更缺少对文化作出分析和解释的相关知识背景。我甚至从未系统地阅读

过一本人类学的经典著作。虽说我书橱里的人类学著作也有不少,但说老实话,我还真的从未认真读完过其中的一册。对于理论,我天生地反感和厌恶,也至为头疼。因而说我的创作具有人类学思想,或者说就是一种“文学的人类学”和“人类学的文学”,则我自己也是很不自信的。

但是,我得承认,我的创作的确渗透着一种人类学的思想。只不过,我的思想不是来源于书本,而是来源于实践罢了。从我懂事起,我觉得自己只喜欢做一件事,那便是玩。具体地说,就是游山玩水。回想我当初选择从事人类学研究作为职业,我想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人类学的田野作业可以极大地满足我堂而皇之地实现游山玩水的愿望。所以十八年里,当我的同行们忙着学外语、出国、挣钱的时候,我却像一个野鬼一样,成天在云贵高原的田野上漫游。我因此而见识了许多不同类型的少数文化和人群。而我正是通过对这些不同类型的少数文化与人群的观察、交流和接触,萌发了一种思想。这种思想简单地说,就是怀疑“正史”,相信“活史”。

大约从九十年代初期起,我便开始了一种有预谋的写作。我想通过写作来完成一种“少数”思想和“边缘”观念的表达,亦通过这种写作去实现存活于民间的另一种历史的建构。不能说这些想法最初都十分明确,而且最终也如愿以偿,但应该说十多年来的努力并不完全落空。作为这种有预谋的写作成果之一的《黔中苗族的真实生活》和《扶贫手记》,几年前就已公开出版,并在学界产生较好反响,这部分成果借鉴了传统人类学的表达方式,近乎专业的人类学“田野报告”,当然颇受学界青睐。另一部分成果则以散文的形式出现,1993年出版的《我的雪天》和1999年出版的《边地行迹》均可视作这部分

成果的代表,在这部分成果里,我意欲借助于散文的形式来直接完成思想的表达,应该说,这部分作品并没有获得我所期望的效果,原因正在于人们对这种“边缘”思想大多还难于认同。所幸还有不少读者暗地里为我鼓掌,使我看到了这种表达的价值和力量。

还有一部分成果当然就是眼下的这部小说集,它们同样构成了我的文学人类学思想的重要内容。相对而言,这部分成果的命运最为不幸。就以现在的这部《伤心篱笆》而论,虽然所有篇什都曾在刊物公开发表过,并颇获读者好评,但结集出版却十分困难。应该说,这部集子早在五六年前就编订好了,之后便一直在许多出版社里旅行。我当然十分清楚并且能够理解这本集子之所以在较长时间内未获出版的诸多原因,但是,我对于它的最终得以出版又充满了自信。因为对于中国文坛上的种种热闹景象,我一直看得清清楚楚。我从不怀疑每一种风格、流派乃至个人出现时给中国文坛带来的“革命”性质,但我也坚信在中心话语之外的“边缘”写作和“少数”写作同样具有“先锋”性和“革命”性。先锋作家余华说过,文学最终要回到莎士比亚时代。我觉得文学最后的较量不在形式,不在技巧,而在于思想。因此我放弃了一切追随“热闹”的机会,而坚守在最初的位置上。

从1991年发表第一篇小说算起,我的小说创作生涯已有十个年头。十年来我都写了些什么?回头看看,我觉得自己一直在徘徊,徘徊于创作与学术之间,也徘徊于生活与生存的边缘,生活是我的理想,生存是我的现实,我为此彷徨,为此疑惑。我不知道对于文学而言,我的写作意味着什么?而对于人类学而言,我的写作又意味着什么?

目 录

MULU

自序	(1)
伤心篱笆	(1)
连年家书	(19)
大月亮 小月亮	(47)
秋彩	(81)
好郎哥住在那遥远的地方	(92)
火·种·老八	(125)
岭上飘过云朵	(145)
遍地黄金	(150)
月地歌谣	(180)
落日回家	(211)
后记	(251)

伤心篱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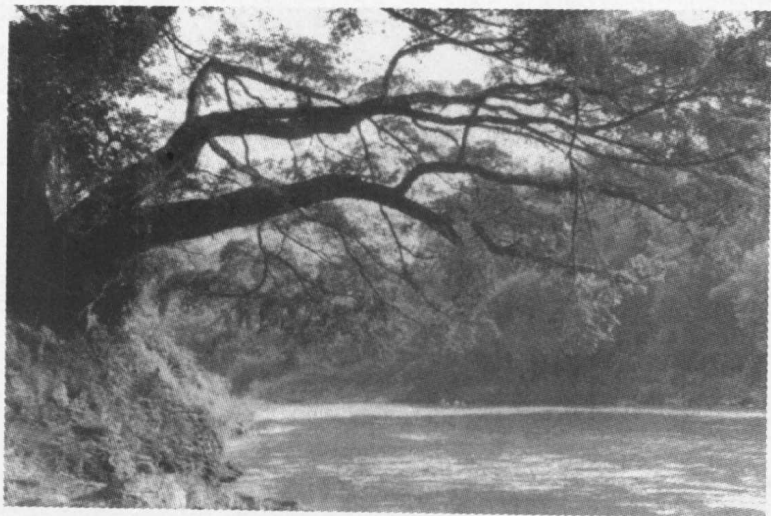
闹 江

盘村，一个小小的寨子，四十来户人家，团在山脚下。村前是山，村后是山，远处也是山，都青青地叠着，一层层地延伸到云朵那边去，在无涯处形成了灰朦朦的一线。

人是进不来的。要有，也只是由湖南那边来的补锅匠或劊猪匠，挑着行头，懒懒地叫唤着从田坝上走过……就有老的教导小的，说再不听话，叫那补锅的把屁眼儿给补了，叫劊猪的把蛋蛋儿给劊了。小的就哭，就闹，就抱了老的双腿，说以后再不敢了，一定听话。老的就说，乖乖，去把鸡食喂了。小的早答应一声，拿了升子去量米，飞也似的奔向鸡栏，两只嫩嫩的赤脚板拍得地下好响……

却有一条清明的山溪绕过村前，流淌下去，往下，就汇入了八卦河，再往下，便是清水江，继而长江了。五月间涨了洪水，村里人就把杉木或松木放下小溪里，赶胡鸭似的一路赶着走，到下游的码头里拉上岸，堆成垛，等县林业站的人来检尺。

就有人问：“哪村来的？”



山溪绕过村前，流淌下去，往下，就汇入了八封河，再往下，便是清水江，继而长江了。

回说是盘村。人就总是摇头，说没听说过更没去过这村。那当然是很遥远很遥远的村子了。

洪水一退，小溪还原了本来的面目，就只是小小的一注涓涓透亮的水流。按说，叫溪，叫沟，或叫河，都嫌夸大了，偏偏盘村人不脸红，叫江。好在到过盘村的人毕竟太少，就从不见有人借此笑话盘村人。洪水来时，小溪也曾卷起千尺浊浪，一路的泥沙俱下，倒也有江河一般的气势。盘村人顺这水势将几围大的圆木放下去，真正赶到大河边要拉上岸时，却是七八条汉子也拖不动的。就有人甩过话来，似问非问说那圆木怕是大河里赶来的吧？盘村的汉子们一抹汗水，回一声：“远哩，盘江来的。”问话的人就想，既称江，那必定是大河了。以为猜的不差，笑一笑，埋头自去了。

盘江水不大,鱼却极多,那是洪水退下之后,浅浅的塘子里就总是浮着各种各样的成排成串的鱼。最多的是白条,次为菜花,再就是鲫壳和鲤鱼,都不大,最宽不过五指,二三指居多。人在岸上走,鱼在溪里游,人往上行,鱼往下跑,人往下走,鱼往上奔,都推着一层层碧绿的浪。

要是夏天,太阳热辣辣地照下来,河岸两旁的稻秧青翠欲滴,盘江里就挤满了玩水的少年。都是些五六岁或七八岁的小娃子,还不识羞,清一色裸着屁股,在塘里击水。累了,乏了,就爬上岸来,还是不穿衣服,就伏在木桥上睡着了,任那太阳毒毒地晒,直晒得只剩一个屁眼沟儿是白的……

那些少年当中,也有不睡的,就在木桥上静静地观江里的鱼。人去了,人散了,江水回复了平静,鱼也就出来游戏了。先是一条,两三条,既而成了一大群,都在水中停住了,像是不动。少年直起身来,往水中撒了一泡热尿,鱼又散了。少年刚伏下,鱼又全聚拢了来。那少年细细观察了大半天,想想不过意,便在岸上拾了一把石子来,站在桥上,照准鱼群飞下一石,立即见一条白的翻了过来,再跑不动了。少年奔下河去,捡起来瞧了一瞧,见鱼鳃还在动,又放回水里,却是不能游了,少年重新捡起,江岸边扯了一根巴茅草穿上,带回家去。

那时候,盘村人吃鱼真是随便。田里有的是鲤鱼,那总是吃不完的。门口就是稻田,稻田里的水长年不干,坐在廊檐上,听得见廊檐下水田里的鱼在跳在跑。盘村人先将锅洗净了,放在三角撑架上,再舀一瓢菜油在锅里,然后拢了拢柴火,再下田去抓鱼,那是不费工夫的。人一站在田埂边,鱼就来回跑,盘村人就拿了一柄鱼叉,照准了游动的鱼背猛力一叉,鱼就游不去了。收了叉,再将鱼拿到砧板上开膛取胆去肠,这一

切都做好时，锅里的油刚好冒烟，就将那活鲜鲜的鱼放下去煎，煎好了，再佐以各种香料，这鱼，自然是上等的菜肴。外地客来，莫不夸盘村的鱼。但盘村人对此却很平淡，只说平时也都这么吃，是最平常的菜了。

而就是这样天天的吃鱼，盘村人的鱼还是多得很。到了秋收季节，水田里的水要放干，田里的鱼就用桶去挑来，着人在家专门杀鱼。开膛、洗净之后，再拌以食盐、生姜、辣椒、米面之类的佐料，然后装进坛子里腌制，过了三五年或七八年再取出来吃，又别有一番味道。

田里的鱼吃厌了，就想吃江里的。

要说盘村人弄几条江鱼来尝新，那也容易得很。那是用不着专门放下活路来侍弄的。只在天煞黑了的时候，盘村的男人从山上收了工回来，就要到江边去洗汗，顺便带了一两只竹编的鱼簰去，一边泡在水里洗汗，一边刨沙砌石安簰。待身上凉了，簰也安好了。次日清晨男人出门割草，顺便带一只笆篓下江去，收起昨晚间安好的竹簰，一提起来，白水哗哗漏下，就剩下活蹦乱跳的江鱼在簰里。伸手进去抓来放入笆篓，又将簰照原样安好，然后上山割草，那也不需要多大一会儿工夫。待日头浮出山头来时，草割好了，捆起，挑着回家，腰间的笆篓晃荡晃荡，那是好几条江鱼哩。草放在牛圈边，早有自家的小娃子来将笆篓接过去，揩了揩眼屎，数着有几条。小娃子才上小学二年级，总数不清，就拿去交给母亲。女人接了笆篓，哗啦倒进木盆里，舀一瓢凉水泡着。男人在屋外磨镰刀，女人在屋里煎江鱼。磨声嚅嚅，鱼香喷喷。这都是盘村人千年一贯的生活景致了。

鱼弄好了，再做成一个汤菜。女人便吩咐小娃子：“去，叫你爹来吃饭。”

小娃子就在屋子里尖一声：“爹，吃饭啰。”

屋外的男人便在镰刀口上用大拇指试了试，利了，就应一声：“嗯！”

那男人抬起头来，江雾刚好散尽，太阳已然相当亮了。

盘村人在村东头的江边，自办了一个纸厂，那时候还不兴叫乡镇企业，只是延续一种传统的手工活计罢。纸厂不大，三间瓦房，一间装水碓，用来舂纸浆用的原材料，一间烤房，用来烘成纸，一间作坊，用来做纸浆和晒纸。据说这纸厂是自盘村的第一位祖宗到此落脚时便创下的了。先时，这纸生产出来，只用于本村糊格子窗。后来生产得多了，就差人挑到下江去卖，居然很找钱。

做纸浆的时候，得先用石灰水将原材料煮烂煮白。那都是好几大锅的煮。煮好了，原材料就要放进江中漂洗。这时候，纸厂的负责人三爹万就要通知全村的人到江里来捡鱼。

村里人全来，都拿了漏斗和笆篓或者撮箕，齐齐的站在河里。

三爹万和纸厂的人，就用长钩将锅中煮好了的纸浆原材料挑入江中，一条清亮的河霎时全变白变浊了。

满江的鱼挣扎着浮出水面，却落入盘村人的漏斗或撮箕里。

满江的人，满江的笑语……

裁 缝

夜来盘村总是出奇的静。江水自然终日汨汨不倦的流

淌；山谷里的风是一阵又一阵地吹过来，拂过去，把村头的枫木树叶和各家门前的楠竹、椿桠、苦李摇动得呼啦啦直响；有月或无月的夜晚，狗都要吠，猫头鹰也寒碜碜地叫；或者谁家的小娃子病了，尿床了，都会带来一片凄厉而遥远的哭喊……但盘村人一觉醒来，还是什么声音也记不住，那仿佛也如昨夜的梦一般，随风而去了，不留下丝毫的痕迹。

但公雄的唢呐却是难忘的，时时地使人警醒。那悲凉的调子纵然也是盘村人听熟了的，听惯了的，但却仍是为盘村人日日不厌地谈论。

“夜里公雄吹司了？”一大早，便有人议论，盘村人把唢呐叫司。

“吹了。”就有人答道。

“……我是说听到吹了，以为是做梦哩。”

“不是做梦，我听得真切的。”

就有人说：“这老者也是，太活得，还能吹。”

听者摇摇头，叹了一口气，又道：“怕是成了仙了罢。”

再无话，才做别的事情去。

公雄在盘村做着裁缝的营生，那也是盘村自古及今惟一的裁缝。一村人穿的，无论男女老幼，全经他的手。

公雄之前，盘村人的衣服全是自种、自织、自染、自制。江边长年都有盘村的洗衣女，着一色的青衣，远远看去，一排豌豆花儿似的，直是惹眼。要逢了节日，跳花场上都是五彩缤纷的盛装，有挑花的，有刺绣的，还有蜡染的，那又另当别论了。若在平时，也单调得很。

男子也是，顶多是黑白两色。春来涨水的季节，盘村男子

到江里放圆木，人在岸上田畴间急急的奔走，就如移动着棋子。



盘村人的衣服全是自种、自织、自染、自制。一色的青衣，远远看去，一排豌豆花儿似的，直是惹眼。

到了公雄那一辈，盘村人衣着的花样才渐渐的多了起来。那时，机织的布料已很容易买到了。盘村人放木到下江去，回时就不忘带几段彩色的布料来。最多的是阴丹士林布，给年轻的女人做便装，再好不过。

就才有公雄来专做缝纫。一村人的穿着，全交付与他，那活路也多。一部老牌的缝纫机终年哒哒的响，盘村夜静，江岸这边也能听得见。

但公雄却不富足，纵然是一年到头的忙，也只和大伙一样过着平常的日子，公雄的饭碗里，并不见得就有与盘村人别样的口味。盘村人吃冬瓜花，公雄也只吃冬瓜花，盘村人吃洋芋片，公雄也只吃洋芋片……原因无它，就是公雄不忍多收乡亲一分钱，不仅不多收，很多时候还是帮忙，白做，说做好了衣裤，来取去吧。来了，却说一时没零钱，记下账吧。公雄不记，